

唐代黔中牂牁諸道考略

嚴 耕 望

引言

- (一) 黔中牂牁主道
- (二) 黔州東通辰州道
- (三) 渝夔間之江南陸道
- (四) 播州牂牁道及牂牁通桂邕安南道

引 言

唐代，南詔通唐有五道。其一爲瀘關、清溪關道，其行程略相當於近年完工之成昆鐵路，惟北段頗異。其二爲石門關道，由今昆明東北經昭通至宜賓。其三爲葉榆水、古湧步道，由今昆明東南取盤龍江至越南之河內。其四爲牂牁、黔中道，由今昆明向東微北經曲靖、貴陽、至涪陵。其五爲取南盤江通邕州道。瀘關、清溪關道直至成都，最便捷，經常置驛，行旅亦最多；但中葉以後，受吐蕃威脅，不能通行，故通使取石門道。三、四兩道亦能通行，而邕州道則最僻荒，蠻書一〇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條載：貞元十年安南都護趙昌奏狀云：

「蠻王蒙異牟尋……遣和使乞釋前罪。……緣道遐阻，伏恐和使不達，故三道遣。一道出石山（門之誤），從戎州（今宜賓縣）路入。一道出牂牁，從黔府（今彭水縣）路入。一道出夷獠，從安南（今河內）路入。」¹

此即第二、三、四道也。同書同卷雲南界內程途條云，「從邕州路至蠻直咿城，從黔州路至蠻直咿城，兩地途程，臣未諳委。」此即第五第四道也。五道中之第一道置驛，最可詳考。二、三道亦曾置驛，余亦已分別考論。² 惟經牂牁至黔府道及南盤江

1. 參考蠻書一〇劍南巡官崔佐時盟文。通鑑二三四，貞元九年條云，三道遣使，「各齎生金、丹砂詣韋臯。……三分臯所與書爲信，皆達成都。」

2. 第一道，即瀘關、清溪關道，詳唐代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，刊唐史研究叢稿（新亞研究所1969年。）第二道即石門關道，詳漢唐時代川滇東道考，刊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（中央研究院，1976年。）第三道即古湧步道，詳唐代滇越通道考，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第一期（香港中文大學，1976年。）

邕州道，皆幾全部行於邊疆民族之轄境，蠻書不記其置驛。邕州道俟研究嶺南地區交通時再略考之；今就牂牁黔府道略為考論，並及黔中牂牁四達交通線。惟寰宇記一二〇黔州目云：「雜居溪洞，多是蠻獠。」輿地紀勝一七六黔州目引舊經云：「路途闊遠，亦無館舍，凡至宿泊，多依溪崑，就水造餐，鑽木出火。」而蜀中廣記一九引此以為摩圍山唐人刻石之語。則其地經濟文化極落後，道路所經甚少人功之經營也。

黔中境內既山高谷深，道路未經人工開闢，故行旅困難，太平廣記四八三南州條引玉堂閒話云：

「王蜀有劉隱者，……嘗說少年實益部監軍使書，案于黔巫之南，謂之南州。州多山險，路細，不通乘騎，貴賤皆策杖而行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。夫役不到處，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。將至南州，州牧差人致書逆之。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，將隱入籠內，掉手而行，凡登山入谷，皆絕高絕深者，日至百所，皆用指爪攀緣，寸寸而進，在于籠中，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，此即彼中車馬也。泊至近州，州牧亦坐籠而逆于郊。」

按南州在今綦江縣，尙未深入黔中境域，行旅已艱難無比，而以人負籠為交通工具，則迄今川黔一帶攀登山險者仍用之，稱爲措子，正見此段描述之不虛也。

（一） 黔中牂牁主道

史稱自黔州西南行二十九日程至南寧州，接昆明部落。又云昆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。又云牂牁蠻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，西至昆明九百里。又云南紹三道遣使入唐，其一道出牂牁，從黔府入。按黔州在今四川省東南角彭水縣，辰州在今湖南省西北部沅陵縣，南寧州在今雲南省東境曲靖縣，昆明部落約即今昆明縣市地區，牂牁部落核心地帶約在北盤江上游北緯26度地區，今貴州省西南境以關嶺永寧為中心之小平原。檢視地圖，此四事所記實為一道，即由昆明部族（今昆明縣市）東行經南寧州（今曲靖縣）至牂牁部族（今關嶺永寧地區）又東度入黔江（烏江）流域下行至今貴州省東北境，分為兩道。其一仍循黔江下行，東北至黔州（今彭水縣）達涪州（今涪陵縣）。此為牂牁諸族入貢通使之主道。其一，東行度入沅江流域，下行至辰州（今沅陵縣），惟蓋少通行。

宋史四九六西南夷傳，謂涪州爲牂牁、南寧州蠻人入中國路。按此道開通甚早，莊躋入牂牁至滇池即行此路。至唐及北宋前期，此黔中、牂牁、南寧、昆明通道之主要史料有一列七條：

- (A) 蠻書一〇載趙昌奏狀云南詔蒙異牟尋三道遣使入唐，「一道出牂牁從黔府路入。」詳前引。
- (B) 寰宇記一二〇黔州目：「南寧州本清溪鎮，唐末置，在黔州西南二十九日行。從南寧州至羅殿王部落八日行，與雲南接界。」武經總要前集一九卷末羈摩南寧州條同；惟無「唐末置」三字。新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條亦有去黔州二十九日行之文。
- (C) 武經總要前集一九黔州目，「西南行二十九日至南寧州，接雲南昆明部落。」
- (D) 五代會要三〇昆明國條：「昆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，山路險阻。……後唐天成二年八月，昆明大鬼主，羅殿王，普露靜王九部落各差使者隨牂牁來朝貢。」
- (E) 舊唐書一九七南蠻傳牂牁蠻條：「首領亦姓謝氏。其地北去兗州一百五十里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，西至昆明九百里。」五代會要三〇牂牁蠻條全同。武經總要前集一九羈摩牂州條引五代志述其東西南三面所至亦全同。又云其地在「宜州之西陸行四十五日程。」
- (F) 同上牂牁蠻條，大曆貞元間，朝貢不絕。「元和三年五月，勅自今已後委黔南觀察使差本道軍將充押領牂牁、昆明等使。」
- (G) 唐會要九八昆彌國條：「一曰昆明……武德四年……遣使朝貢，因求內附，自是每歲不絕。其使多由黔南路而至。」寰宇記一七九昆彌國條略同。

按上列七條所涉地名，有黔州、辰州，其今地爲一般人所知，無異說。南寧州、昆明、牂牁皆須稍加說明如次：

南寧州建置甚早，至南北朝末期始加南字，在今雲南省曲靖縣地區，本無異

說。惟(B)條寰宇記云「本清溪鎮、唐末置」，下接云在「黔州西二十九日行」云云，似謂唐末新置之南寧州者。按新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條有較詳之敘述云：「南寧州，漢夜郎地，武德元年開南中，因故同樂縣置治味。……天寶末，沒於蠻，因廢。唐末復置州于清溪鎮。去黔州二十九日行。縣七：味、同樂（下略）。」是以南寧州仍即指唐初承南北朝末期所置之舊州而言。唐末復置南寧州於清溪鎮，未必在南寧舊地。然此條諸書所謂在黔州西南二十九日行者即指舊南寧州，今曲靖縣地無疑，與清溪鎮無涉。羅殿國則在今曲靖西南，昆明東南，今不詳論。

昆明 通典一八七昆彌國條云：

「昆彌國一曰昆明，西南夷也，在爨之西，洱河爲界，（此處當有脫譌）即葉榆河。……唐武德四年，舊州治中吉弘使南寧，因至其國，諭之，至十二月遣使朝貢。貞觀十九年（略），梁建方討蠻，降其部落七十二，戶十萬九千三百。」（寰宇記一七九，同。）

按舊州約今西昌地區，南寧在今曲靖地區，此昆明必即在滇池地區（今昆明縣市境）無疑，故云在爨之西又有十萬餘戶也。又唐會要九八昆彌國條，「近又封其別帥爲滇王。」亦在滇池地區之證。

牂牁 (E)條，牂牁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，西至昆明九百里。按舊傳下文，牂牁爲此地區一大部落，「勝兵數萬人」，唐代前期已常來朝，大曆貞元以後，遣使更頻繁，或接連數歲朝貢，或且一歲再來，其與唐之關係甚爲密切，故此所記行程當極可信。昆明既在今昆明地區，辰州在今沅陵，則牂牁必在今貴陽以西頗遠。又按此道必經今曲靖地區，曲靖即古南寧，西至昆明三百里，³ 則牂牁西至南寧之里程約爲南寧至昆明之兩倍。今觀地圖，此牂牁當在北盤江流域，北緯26度地區，即鎮寧、晴隆（舊安南）、（舊）關嶺（舊永寧，在今永寧之南）地區。檢紀要一一四曲靖府及一二一普安州、永寧州，曲靖至永寧五百三十里，里距亦略相當。又檢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 H-11，

3. 紀要一一四，曲靖府條作二百九十里，一統志曲靖府卷作三百里。

關嶺、永寧爲曲靖、貴陽間唯一小平原，黎明公司中華民國全圖⁴及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，此處亦爲小盆地平原，舊傳稱牂牁「土氣鬱熱，多霖雨，稻粟再熟。」又云「勝兵數萬人」。此必爲一大部族，稻粟產業尙佳，此小盆地平原地形亦頗適合。且(D)條云牂牁在宜州之西四十五日程，又云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。宜州在今宜山，交州在今河內，釋牂牁在今關嶺，永寧地區亦頗相當。漢牂牁郡治故且蘭，前人多釋爲今安順、鎮寧、永甯(即舊關嶺)等地境。⁵此釋漢地，容或尙不能定；但云唐代牂牁部落所在，則絕無可疑，蓋舊唐書本傳及五代志述其四至道里甚詳，不容誤解也。惟此所考乃就牂牁國之統治中心而言，其國地大數千里，故今貴陽以東仍是其地，詳下文。

綜上所引史料，昆明、南寧、牂牁入唐之路實爲一道，惟東端或至黔州或至辰州而已，而由黔州入唐爲主道，亦極明顯，不待繁辭。黔州道即爲入唐主道之一，故唐末南詔入寇亦往往出黔中，如通鑑二五二咸通十四年，南詔寇西川，又寇黔南。黔中經略使秦匡謀以兵少不敵，棄城奔荆南。又同書二四九，大中十三年，大禮遣兵陷播州。播州則黔中最西南之正州也。

此黔中、牂牁、昆明道之行程有可稍詳者。自涪州(今涪陵縣)循涪陵江(一名巴江水，今烏江、黔江)東南水行一百六十里至武龍縣，在涪陵江北(今武隆縣在江南)。又水行四十里至信甯縣，在涪陵江西南二里(約今江口鎮)。又水行一百三十里至黔州治所彭水縣(今縣)，在涪陵江東、彭水(今郁江)之南。

元和志三〇涪州，「東南至黔州水路三百三十里。」黔州目，亦合。寰宇記一二〇涪州「南至黔州水路三百四十里。」亦合。兩書並記黔州地望與涪陵江、彭水之關係，則即今彭水治也。下文檢討武龍、信甯兩縣之里程。

先述信甯。元和志，黔州信甯縣，「東南至州一百三十里。」「涪陵江水去縣二里。」寰宇記一二〇黔州、信甯，去州之方向里數同。又云「涪陵江在縣東二里，北流入涪州武陽〔龍〕界。」則信甯在黔州西北一百三十里，涪陵江西南二里。檢今圖，當在江口鎮地區。

4. 測繪者爲聯勤總部測量署。

5. 參看漢書地理志補注及續郡國志集解。

次論武龍縣。元和志，涪州武龍縣「西北至州二百五十里。」「涪江水在縣南屈北流，注於蜀江。」寰宇記涪州武龍縣條方向里數同。又寰宇記一二〇，黔州「西北水路至涪州武龍縣二百七十里。」合計涪、黔間水程爲五百二十里，與上文三百三十里之記錄不合。檢輿地紀勝一七四涪州武龍縣「在州南一百六十里。」乃知上引兩項記錄「二百」皆「一百」之譌，實際里程則涪州東南至武龍一百六十里，又一百七十里至黔州，而武龍、信寧則相距四十里。檢今圖有武隆縣，地望略相當，但在江南。寰宇記云，武龍縣有「蜀江門灘，在縣前巴江水中。」此亦考地之一標記。

黔州東南復水行一百三十里至洪杜縣，在涪陵江東岸。（今龔灘）

元和志三〇黔州，洪杜縣，北至州一百三十里。寰宇記一二〇，洪杜縣條云州之東北一百三十里。按下文云「涪陵江在縣西一百步，北流入彭水縣界。」是知「東北」當作「東南」。又按下文明黔、思兩州間仍通水運，此縣既臨江，知亦水道也。又按寰宇記云「麟德二年移理龔湍，即今縣理。」檢今圖烏江東有唐岩江來會，會口地名龔灘，地望正相當，必其地矣。

又東南水行一百五十里，多或二百里，至思州治所務川縣，在涪陵江東岸。（約今沿河縣）唐初以其當牂牁要路，故置州。

御覽一七一引十道志，「隋開皇十八年始置務川縣。……唐武德元年，以務川當牂牁要路，置務州。貞觀八年改爲思州。」通典一八三思州目，略同。據舊唐書地志，武德元年事，從招撫使冉安昌之奏。武經總要前集一九，稱此州爲「西入西南番路」，即承此說。

元和志三〇思州，「西北水路至黔州二百八十里。」州治務川縣，「內江水一名涪陵水在縣西四十步。」寰宇記一二二思州，亦云「巴江水出西南牂牁界，經費州，從當州西過。」然其記程云「北至黔州二百八十七里，水路三百五十里。」「西北水路至黔州三百一十里。」武經總要前集一九，亦云思州北至黔州三百五十里。頗爲參差，蓋亦難準，今姑就最少最多兩書之。其地當在今沿河縣南。通典一八三，思州「東北到黔中郡黔江縣百九十里。」寰宇記一二二同。黔江在今縣東南二十里，則思州當即在沿河，不能南去太遠。檢一統志

思南府卷古蹟目引府志，思州故城「即沿河司，所謂城子頭。」甚可據。而楊氏唐地志圖，繪思州於費州之南。按輿地紀勝一七八思州風俗形勝目，「思州舊城去今思州城一百八十里。此據涪州夏判官說。夏判官曾沿檄〔繳〕到思州，自黔州先至舊州而後至思州。」是宋代思州曾南移一百八十里。後代志書蓋因此譌誤而楊氏沿襲之耳。

又南水行三百里至思王縣（約今思南縣），又五十里至慈頭灘，又十里至多田縣，在涪陵江北岸，其地稍平，多墾田爲名（約今龍庭江與烏江會口之北岸）。又西南四十里至費州治所涪川縣，在涪陵江南岸，（約今鸛鵒河與烏江會口之南岸）

元和志三○思州，思王縣「北至州水路三百里。」寰宇記一二二同。又云「守慈山在州南三百五十里接費州多田縣，東臨內江水慈頭灘。」內江水即涪陵水，思王縣在涪陵水上，此山與灘在縣南五十里涪陵江西岸。紀要一二二貴州鎮遠府鎮遠縣條云，唐思王縣在縣東八十里思南縣南，則與涪陵水無涉矣，必誤無疑。

元和志三○思州「南至費州水路四百里。」費州目全合。寰宇記一二二思州目亦全同。而費州目云，「北至思州水陸路五百里。」有一百里之差。按兩書所記兩州至長安里程之差，皆四百里上下，則作水路四百里爲正。元和志，費州治涪川縣，「內江水經縣北一百五十步。」是在江南。又元和志費州多田縣「西南至州四十里。」「涪陵江水經縣南五十步」是在江北。寰宇記費州多田縣，所記里距同。「武德三年務州刺史奏置，以地土稍平，墾田盈畛，故以多田爲名。」「涪陵水自西南來經縣南五十步，又北流入思王縣界。」與志合。檢今圖，思南之南不遠石阡縣北，有龍庭江自南流入烏江，查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 H-11，此處爲一小盆地，海拔僅 2000 呎，殆其地歟？檢紀要一二二貴州思南府「多田縣在府西北四十五里。」明清志書記黔中地區之唐代州縣，地望多誤。惟此條與唐宋志書合。然則費州治所當在其西，即石阡縣西北，鸛鵒河由北來流入烏江會口處之南岸，其地亦較平。

又西南一百九十里至牂牁別部之充州（約今餘慶縣境），本正州，天寶三年降爲羈縻州。

元和志三○費州，「正南徼西至牂牁充州一百九十里。」寰宇記一二一同。此

謂州在牂牁部族境也。新唐書四三下，黔府所統羈縻州有充州。「武德三年以牂牁蠻別部置，縣七。」本下州，天寶三年降格。州在費州正南微西一百九十里，當在今餘慶縣境。下文引元和志，獎州「西南泝流至牂牁充州七百里。」亦與此相當。

又西南蓋仍略循涪陵江河谷而上，行牂牁國境約一千一百里至牂牁國都，即牂州也，治建安縣。開元中降為羈縻州。

寰宇記一二二，「牂州、牂川郡，今理建安縣。……按梁氏十道志云，在開元初猶有此郡，後之郡國記錄，乃無此州之名。」則所謂「今理建安縣」者謂唐初期也。檢舊一九七南蠻傳牂牁蠻條，「武德三年遣使朝貢，授（謝）龍羽牂州刺史，封夜郎公。」是即牂牁國之中心地帶。故新書四三下江南道黔州都督府，諸蠻州牂州條云，「建安本名牂牁」也。新志又云：「武德三年，以牂牁首領謝龍羽地置，四年更名牁州，後復故名。」初為下州，開元中降為羈縻州。事實上自始即羈縻耳。改牂牁為建安亦是虛文。前考牂牁在今貴州西南境北盤江流域舊關嶺地區，東北至石阡地區，蓋一千以上。檢寰宇記，牂州「東北至長安五千六百三十七里。」下文，「建安縣，三鄉。漢牂牁郡也」。國志云，「京西南五千六百三十七里，即牂牁是也。」按元和志、寰宇記皆云，費州「取江陵路至上都四千三百三十五里」，則費州西南至牂牁一千三百里，即牂牁去充州約一千一百里也。

又西約六百里至南寧州（今曲靖縣），為三國迄唐經營雲南之根據地。又西約三百里至昆彌國，唐置昆州，南詔置拓東城，善闡府。

行程里距皆詳前文。南寧州為蜀晉迄唐，中國經營雲南之根據地及唐於昆明置昆州，南詔置城府，皆詳漢唐時代川滇東道考。⁶

（二）黔州東通辰州道

黔中觀察所管實兼烏江及沅江兩流域，中間隔一高嶺。

元和志三〇黔州序敍，「今辰、錦、鉞、獎、溪、澧、朗、施等州實秦漢黔中

6. 見注2。

郡之地，而今黔中及夷、費、思、播隔越峻嶺。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東注洞庭湖，西有巴江水，一名涪陵江，自牂牁北歷播、費、思、黔等州北注岷江。」
武經總要前集一九，「黔州管黔內思、南、費、溱、夷、播六州，東與施、溪、錦、蔣（脫辰字）五州隔一高嶺。」今觀地圖誠然。

然仍有道東西相通。唐代志書稱牂牁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，前文謂即牂牁黔中道東段分歧度入沅江流域者，即踰嶺而東至辰州也。此度嶺之道且有兩線。其一由思州南境之思王縣東南陸行度入辰水河谷（今有辰水、錦水、麻陽江三名）二百里至常豐縣（今銅仁縣）又循辰水東行水程二百里至錦州治所盧陽縣（今麻陽縣西三十里）。又東北水程經麻陽（今縣東）、辰溪（今縣）、盧溪（今瀘溪縣西南）三縣，凡三百六十八里至辰州治所沅陵縣（今縣）。

元和志三〇思州，「東南至錦州常豐縣五百里。」寰宇記一二二，同。按紀要一二二，常豐慶縣條引志云在銅仁府西南五里。則地在今思南縣東南不出二百里處。前考思州水路南行三百里至思王縣，約在今思南縣。則思州東南至常豐縣五百里者，蓋由思州南取水路三百里至思王縣，再東南陸行度入辰水⁷河谷。思王、常豐間僅二百里也。

通典一八三，錦州「西北到當郡常豐縣水路二百里。」而元和志三〇，常豐縣東南至錦州四百里。按之地圖與一統志，四百必誤無疑。

錦州東北至辰州，諸書所記里數極參差。通典一八三，辰州西南到錦州水路三百六十八里。而錦州目，至辰州六百七十里，蓋陸路歟？而元和志三〇錦州目，「東北水路至辰州七百里。」辰州目，方向里數均合。寰宇記補闕一一九辰州目亦合，惟錦州目作水路九百里，必誤。然七百里與三百六十八里皆為水程，仍必有一誤。檢一統志沅州府卷，麻陽縣東至辰溪縣界一百三十里。辰州府卷記里自相參差，然辰溪東北至辰州不踰一百七十里，西至麻陽不踰二百里可知也。查今日地圖，麻陽水路至辰州亦斷不踰四百里，則通典所記最為正確，其他皆誤。又按唐代辰州所領有麻陽、辰溪、盧溪三縣，各在今同名之縣附近，皆近水道，知必經此三縣也。

7. 據水經注圖作辰水；今有辰水、錦水、麻陽江三名。

通典一八三思州寧夷郡，「東南到盧溪郡（辰州）一千六百里。」寰宇記一二二作「東南至辰州麻陽縣一千六百里。」按上考里程之和爲一千零六十八里，蓋通典誤六十爲六百，寰宇記承之又衍麻陽縣耳。

另一路自牂牁充州（約今餘慶縣）向東度入沅水上游無水河谷（今無水、巫水），水陸兼程七百里，中經梓潼縣（約今鎮遠縣）至業州治所夜郎縣（今晃縣），天寶元年更縣名峨山，大曆五年更州名獎州。又由費州東行水陸相兼五百七十里亦至獎州。獎州沿流蓋一百二十里至巫州治所龍標縣（約今芷江），大曆五年改名鉞州。又東北沿流五百三十八里或陸程三百二十里至辰州治所沅陵縣（今縣）。此道見賈耽皇華四達記，殆卽牂牁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通道之東段歟？

武經總要前集二〇辰州條云：

「按皇華四達記，（辰州）二百四十里卽十里（此二字衍文）鉞州界，又一百二十里至獎州，又一百八十里至允〔充〕州，又百里至牂州，又五十里至侯州，又五十里至吐州。」

按此文顯有奪譌，如侯州，吐州，字必有誤，各州距離亦可能有誤。然述辰、鉞、獎、充、牂五州爲一通道，則可信。可能卽牂牁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之路線也。茲據通典、元和志、寰宇記三書所記，以證此道，兼詳里程。

充州至獎州 元和志三〇獎州，本夜郎縣，長安四年於縣置舞州，開元中改鶴州、業州，天寶元年改縣爲峨山，大曆五年改州爲獎州。「西南泝流至牂牁充州七百里。」又通典一八三，業州治峨山縣，南及西南皆云「至究〔充〕州梓潼〔薑〕縣界四百里。」檢寰宇記一二二充州領四縣，其一梓潼〔薑〕。⁸是亦謂業州（卽獎州）西南至充州也。按獎州，紀要八一，峨山廢縣在沅州西百里。沅州卽今芷江縣。其西百里，約今晃縣。楊圖置獎州於清之晃州，是也。天下郡國利病書一〇八普安入黔舊路條「晃州，州廢名存，土人相傳，此地爲古夜郎，無據焉爾。」蓋不知唐獎州有夜郎之名，而土人相傳固亦往往有據也。前考充州約在今餘慶地區，其東通晃縣之水路卽無水，七百里雖嫌多，然山區委曲，亦非不可能。武經總要作一百八十里，則必有奪誤無疑。又元和志，獎州

8. 梓潼當卽下文引元和志梓潼之形譌。

有梓潼縣，「東北至州水路四百里。建中四年自群峽洞外充州割屬獎州。」獎州既在今晃縣，則梓潼必在今鎮遠殆無可疑。沿無水⁹舟行至獎州也。

獎州至敘州 元和志三〇，獎州「東沿流至敘州八百里。」敘州「西泝流至獎州八百里。」寰宇記補闕敘州目「西泝流至獎州九百里。」按志云敘州治龍標縣，貞觀八年置巫州，天授中改沅州，開元中後爲巫州，大曆五年改敘州。檢通典一八三業州，東南到巫州界五百九十里。巫州「西南到沅水入朗八百里。」顯有奪譌，蓋卽泝沅水至業州也。似元和志水程八百里之說爲是。敘州今地，明清志書有兩說。紀要八一，沅州潭陽廢縣條，唐巫州治龍標城，在今沅州西南五十里；則在獎州東不過數十里。而一統志沅州府卷古蹟目以爲唐巫州在今黔陽縣，以駁舊志在沅州府治之舊說。所持理由亦不充分。且縱在今黔陽，上去獎州（今晃縣）水程至多四、五百里，故仍不合。反觀總要引皇華記，敘州至獎州一百二十里，則在沅州卽芷江之可能性甚大。且總要云辰州西南至敘州三百二十里，又引皇華記，辰州至敘州界二百四十里。此若就陸道言，敘州在芷江之可能性亦大，申報館中國分省圖正有一徑捷陸道也。故今姑置敘州於芷江。八百、九百、五百九十里之說，蓋均傳襲之譌歟？

敘州至辰州 敘州北沿流五百三十八里至辰州，見元和志三〇敘州、辰州兩目。通典一八三，兩目亦合。然上引總要，辰州西南至敘州三百二十里；又引皇華記，辰州至敘州界二百四十里，蓋陸路也。

費州至獎州 元和志三〇，費州「東至獎州，水陸相兼四百里。」又獎州「西南〔北〕泝流沿溪至費州五百七十里。」又通典一八三業州（獎州）「西至涪川郡（費州）五百里。」寰宇記一二一費州，「東至獎州水陸相兼六百里。」武經總要前集二〇亦謂獎州西至費州六百里。則費州東行亦至獎州，水陸相兼蓋五百七十里爲正。

至明代極力經營貴州，始定此路爲通雲南之主道，置驛亭，其行程自雲南治城，東經板橋、楊林、易龍（今易隆）、馬龍、南寧、白水、平夷、亦資孔、普安、新興、安南、關嶺、安莊（今鎮寧）、普定（今安順）、平壩、威清（今清鎮）、貴州治城、

9. 無水，見水經注圖；今作灕水，巫水。

龍里、新添（今貴定）、平越、清平（今鑛定）、興隆（今黃平）、偏橋（今施秉東）、鎮遠、清浪（今清溪）、平溪（今玉屏）、晃州，至沅州（今芷江）凡一千八百九十里。蓋大體遵行唐代故道耳。

按明代行程，詳見天下郡國利病書一〇八普安入黔舊路條，云據楊太史滇程記述之甚詳，凡二千數百字，極可參看。此記亦云「沅水泝舟通鎮遠而止，近泝石梁，通至偏橋。」與元和志極合。惟里數太少，顧書亦屢云某處至某處號若干亭，實若干亭，實亭數皆較號亭數爲多。又黃向堅尋親紀程（知不足齋本）所行亦此路，皆在順治辛卯，亦可參看。日本藏有萬曆二十五年貴州通志，其卷一有貴州全省輿圖¹⁰，其東西通道，由曲靖東經平夷、普安、安南、關嶺、安莊、普定、平坝、威清、貴陽、龍里、新添、平越、清平、偏橋、鎮遠、清浪、平溪、光州，至沅州，此即楊氏滇程記之道也。

又由黔州東行二百里至黔江縣（今縣東南二十里）本石城縣，天寶元年改名，在阿蓬水（今唐岩河）南一里。又東度入酉水河谷水陸相兼五百里至三亭縣（今保靖縣西百里以上）又東沿酉水，水路三百七十里至溪州治所大鄉縣（約今永順南境），當近酉水，又東微南水路三百六十八里至辰州治所沅陵縣。唐初數道並進，擊蕭銑，黔州刺史出辰州道，蓋此路線歟？

舊五六蕭銑傳，武德四年，唐擊蕭銑，其中一軍，「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。」又華陽國志八大同志，王濬伐吳，「別遣參軍將軍由涪陵入，取武陵，合巴陵。」亦此道也。按元和志三〇記黔辰間路線甚詳云：

辰州，「正西微北水路至溪州三百六十八里。」

溪州，「正東微南至辰州三百六十里。」

溪州，「三亭縣，東至州水路三百七十里。」「自縣西水陸相兼五百里至黔江縣又西三百里至黔州。」

是即此道路線甚明。水路即酉水也。溪州當在今永順之南境，去酉水不遠。三亭，通說在今保靖西，度其地當在西百里以上，亦去水不遠。黔江縣，一統志酉陽州卷古蹟目，石城廢縣條，在黔江縣東南二十里。按寰宇記一二〇黔州黔

10. 此圖爲李中清先生所影示。

江縣「阿蓬水一名太平水，東北自施州清江縣界西南流經縣北一里，又南入洪杜縣界。」阿蓬水必即今唐岩江，則古縣治在今唐岩江之南，與今縣隔江二十里。關於黔江縣西至黔州里程，元和志此條作三百里，而黔州條作二百里。檢輿地紀勝一七六，作一百八十里。故今書作二百里。

觀五代溪州彭士然事，溪州與昆明、南寧、牂牁之關係且甚密，蓋此州在湘黔交通上亦有相當之地位。

新五代史六六楚世家云：溪州刺史彭士然降，「溪州西接牂牁兩林，南通桂林象郡。希範乃立銅柱以爲表……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，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，牂牁張萬濟率其夷播等七州，皆附於希範。」

(三) 渝夔間之江南陸道

由渝州西一百二十里蜀江南岸之江津縣（今縣）南泝焚溪（今綦江）二百三十里至南州治所南川縣（今綦江縣），又南二百七十里至涪州治所榮懿縣（今綦江、桐梓間），江津南陸程三百六十里亦至涪州。涪州正南微東二百里或二百四十里至珍州治所夜郎縣（今桐梓縣東二十里夜郎里），又南二百里至播州治所遵義縣（今遵義縣西）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至夷州治所綏陽縣（約今眉潭地區），又東北五百八十里或六百里至黔州。此實渝涪間蜀江南側諸正州間之一弧形路線。

元和志三〇涪州目云：

「東北取珍、播、夷路至黔州一千三百里。」

按寰宇記一二二，全同。是明顯爲一條頗重要交通線。又按元和志記各州間里距及各州至長安之里程如下，通典、寰宇記有異者，附記於括弧中。

涪州正南微東至珍州二百里；東北至上都三千四百三十四里。（典作三千四百八十里，記作三千四百三十里。）

珍州北至涪州二百四十里，（記同。）東南至播州二百里，（記作三百里。）至上都五千五百五十里。（記作四千五百五十里，是。）

播州東北至黔州八百里，（典作東北至夷州三百里。）東北至上都取江陵路四千三百五十五里。

夷州西南至播州二百四十里，（典作三百，記作二百四十。）北至黔州五百八十里（典記皆作六百），東北至上都取江陵路四千一百五十五里。

黔州南至夷州五百八十里（一本脫八十），西北至上都取江陵府路三千六百五十里。

據此諸里程，溱州正南微東至珍州二百或二百四十里，又二百里至播州，又東北約二百四十或三百里至夷州，又北約五百八十或六百里至黔州，其和果約一千三百里。又觀珍播夷黔去長安之里程，其鄰接兩州去長安里程之差，亦約近兩州間之里距。故溱珍播夷黔爲通長安之頗重要路線無疑。惟溱州通長安之里距非珍州至長安里距與珍溱間里路之和。此當作何解？考寰宇記一三六渝州江津縣有「溱南二州大路」。引四夷縣道記云：

「江津縣在今郡北〔西〕一百二十里。縣南陸路三百六十里至溱州。又自江津縣路南尋（循）楚溪水路二百二（三）十里至南平州。」

按元和志渝州目全同，惟北作西，是；又尋作循，「二百二」作「二百三」而已。此顯爲一大路。元和志同目云；東北至上都二千八百一十里。又溱州目云，東北至南州二百七十里。南州目南至溱州，里距同。則自溱州北經南州與江津縣至渝州共六百二十里，加渝州至長安二千八百一十里，正爲三千四百三十里，知溱州至長安之里數，謂北取南州、渝州路，非東取黔州路也。合而觀之，自渝州之西，蜀江岸之江津縣南泝楚溪水路至南州，又南經溱州、珍州、播州，折東北經夷州至黔州，又折西北順流至涪州，復與蜀江水道銜接，成爲一弧形通道甚明。

關於此諸州縣治所之今地，明清志書多誤。茲條述如次：

南州治南川縣 紀要六九，謂南州城在今南川縣治。「一統志，綦江縣南九十里卽廢南平軍，似誤。」按元和志，南州治南川縣，北至渝州江津縣二百三十里。檢一統志渝州府卷，江津縣，南及東南至綦江縣界皆爲一百五十里，綦江縣西北至江津縣界八十里，其和正爲二百三十里，則南川縣卽在今綦江縣。紀要謂在南川縣，乃宋以後之南平也。

溱州治榮懿縣 前文引元和志，南州向南微西二百七十里至溱州，又由江津陸行三百六十里亦至溱州。一統志重慶府卷古蹟目云在綦江縣南接桐梓縣界，地

望正確。參稽下條之珍州地望，則溱州約當在今綦江桐梓之正中間地區。

珍州治夜郎縣 一統志遵義府卷古蹟目，廢珍州，在桐梓縣東正安州西。按前引元和志，珍州北至溱州二百四十里，東南至播州二百里。溱州正南微東至珍州二百里。南州南二百七十里至溱州，又南微東二百里或二百四十里至珍州。其和約近五百里。檢一統志渝州府卷，綦江南至桐梓縣界一百七十五里。遵義府卷，桐梓北至綦江縣界二百六十里。其和爲四百三十五里，則珍州當即在今桐梓地區，去正安很遠。一統志遵義府卷古蹟目夜郎廢縣條引名勝志，「桐梓縣有夜郎里，又曰夜郎城，在今縣東二十里。」疑卽唐珍州治夜郎縣故地也。

播州治遵義縣 一統志遵義府卷古蹟目謂在今遵義縣西。大略可信。

夷州治綏陽縣 一統志遵義府卷古蹟目綏陽故城條，「在今綏陽縣治東北綏陽山。」又引黔記：「今爲綏陽場在龍泉縣（按今鳳崗縣）西北二十里。」按前引元和志、寰宇記，夷州西南至播州二百四十里，北至黔州五百八十里或近六百里。又檢元和志、寰宇記，夷州東北至思州（元和志字譌爲涪）四百里，東南至費州三百里，則今綏陽、鳳崗皆非其地，其地當在今湄潭境。

此道至險峻，而溱州南北尤甚，蓋婁山山脈東西阻隔、高峻難行也。

本文引言已錄廣記載玉堂閒話一節，述至南州道路之險，實則南州只是黔中邊緣地帶，尙未入險境。近人朱僊黔游日記（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十二期），由重慶經綦江、東溪、趕水場、降龍山（九龍三溝）、新站、吊死灣、七十二灣至山頂花秋坪，下桐梓縣。又南直上婁山關，關高踞嶺上，爲黔北要隘。下嶺至遵義，爲入黔以來之稍平處。又南過一嶺至烏江岸。渡江至息烽，抵貴陽。描述甚詳，其險峻處在桐梓南北，至稱爲兇山惡水。可想像古代艱難之一斑。

又由黔州東行二百里至黔江縣（今縣東南二十里），又東北約三百里至施州治所清江縣（今恩施縣），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建始縣（今縣），又約九十里至大石嶺驛，王周有詩，又北踰南陵山，下百八盤過江至巫山縣。此爲長江以南黔州通夔州巫山縣之陸道也，路極險峻。北宋紹聖間黃山谷貶官黔州，由巫山縣陸行上南陵山百八盤，至建始縣，又經小猿叫驛（今恩施東約七、八十里），浮塘驛，至施州，又西南經驢瘦嶺舖，歌羅驛（今恩施縣西南約百里），至黔江縣，又西經四十九渡（今縣西三十

五里)至黔州。嶺渡驛舖之名，蓋有承唐之舊者。今圖有汽車道由彭水經黔江、咸豐、宣恩、恩施、建始至巴東，大抵即因唐、宋舊道而拓建者，惟東端小異耳。

杜翁寄裴施州（詳注二）云：「幾度寄書白鹽北，苦寒贈我青羔裘。」是在夔州作。又鄭典設自施州歸（同上）云：「旅茲殊俗遠，竟以屢空迫，南謁裴施州，氣合無險僻，攀援懸根木，登頓入天石，青山自一川，城郭洗憂感。聽子話此邦，令我心悅懌……孟冬方首路，強飯取崖壁，歎爾疲駑駘，……駕馭何所益？我有平肩輿，前途猶準的，翩翩入鳥道，庶脫蹉跌厄。」此兩詩見杜翁在夔州時屢有信使往來施、夔間，激起翁之雅興，擬去施州一遊。但道路險惡，攀援根木，鳥道入天，故擬捨馬騎用肩輿以策安全。又王周有施南路偶書及大石嶺驛梅花詩。（全唐詩十一函六冊。）偶書云：「大石嶺頭梅欲發，南陵坡上雪初飛，苦無酒解愁成陣，又附蘭橈向秭歸。」本注：「俗謂大市嶺即音之譌。近時歲再去秭歸寄家庭。」是南陵去施州道上有大石嶺，晚唐、五代見置驛。檢一統志，夔州府卷關隘目，「大石嶺關在巫山縣南八十里，明嘉靖中建。」又陸游入蜀記六，「抵巫山。……市井勝歸、峽二郡。隔江南陵山極高大，有路如線盤屈至絕頂，謂之一百八盤，蓋施州正路。」又蜀道驛程記下，「抵巫山縣，……陽雲臺在縣治西北五十步。……陽臺之南爲南陵山，有舊南陵縣址，山凡一百八盤。」是此路即由巫山縣城正南上南陵山一百八盤南行，八十里有大石嶺驛。此去施州路必經建始縣。

通典一八三施州，北至雲安郡五百里。同書一七五夔州至施州方向里數同。元和志三〇，施州北至夔州亦五百里。武經總要前集一九，夔州南至施州里數同。然九域志八，夔州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，自界首至施州二百里。施州北至本州界二百（一作一）里，自界首至夔州一百二十五里。則南北才三百二十五里。是大不同。今檢一統志，施南府卷山川目，「大石嶺在恩施縣東北二百里，一名仙掌嶺。」則施州去巫山不踰三百里。檢今圖亦合。按元和志，施州惟清江、建始兩縣，建始南至州一百三十里。則建始至夔州當爲一百七十里之距離正合。疑通典「五百」乃「三百」之譌，後書因循亦誤。或者約三百里至巫山，又上行之夔，約計五百里耳。

施州西南行有路通黔州，唐施州屬黔州觀察使即其徵。元和志三〇，施州「南至黔州四百八十五里。」通典一八三，黔中郡「東北到清江郡五百五十里。」數字略相合。而通典同卷清江郡目，「南至黔中郡七百里」「西南到黔中郡界五百八十里。」自相抵觸。檢九域志八，黔州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九里，自界首至施州一百五十二里。其和四百一十一里。施州目略同。似又太少。檢一統志施南府卷，「西南至西陽州黔江縣界三百十五里。」而元和志三〇，黔江縣屬黔州，西至州二百里。則五百里之說，約略得之。

綜上所述，由巫山縣南經建始縣，至施州，又西南經黔江縣至黔州。此道黃山谷曾行其全程。山谷詩集注一二，錄紹聖二年入黔中紀行有下列諸詩：

竹枝詞：「浮雲一百八盤縈，落日四十八渡明，鬼門關外莫言遠，四海一家皆弟兄。」

夜宿歌羅驛：「竹竿坡面蛇倒退，摩圍山腰胡孫愁。」「命輕人鮓甕頭船，日瘦鬼門關外天，北人墮淚南人笑，青壁無梯聞杜鵑。」

題驢瘦嶺馬鋪。

行次巫山。

上南陵坡：「蛇退猿啼百八盤。」

題小猿叫驛。

馬上口號呈建始李令。

次浮塘驛見張施州小詩次其韻。

將次施州先寄張使君。

謫居黔南十首。

據此諸詩，山谷所行之全程中，除百八盤之外，有小猿叫驛、浮塘驛、歌羅驛、驢瘦嶺鋪、四十八渡等地名。浮塘驛顯在施州之東北不太遠。其餘諸地亦有可約知者。①一統志施南府卷山川目「猿啼山有二。一在恩施縣東八十里，林木深茂，啼猿聲韻，比諸山最多。一在恩施縣西，冬常積雪，又名雪嶺。」疑此驛可能與縣東者有關。②同卷同目「瘦驢嶺在恩施縣西，宋陸游詩所謂瘦驢嶺在施黔間也。」③同書西陽州卷山川目，「小歌羅山，在黔江縣東北五十

二里。又有大歌羅山，在縣東北一百九十二里，接施南府界，舊置歌羅驛於此。」當卽山谷詩所詠者。①蜀道驛程記下，「四十九渡水，今黔江縣柵山卽其處。」檢一統志西陽州卷山川目，「柵山在黔江縣西三十五里，兩山壁立若門，中寬衍，有平陸數頃，可以耕屯。」是則山谷由巫山縣渡江而南攀百八盤上南陵大山，至建始縣，又經小猿叫驛，浮塘驛，至施州，又西南經驢瘦嶺鋪，歌羅驛，至黔江縣，又西經四十九渡至黔州也。此諸嶺渡驛鋪之名當有承襲唐代者。

又施州向東九百里至峽州，蓋循清江而行，或取水道。

通典一八三峽州夷陵郡「西南到清江郡九百里。」施州清江郡條方向里距合。此道當略循清江而行無疑。後漢書列傳七六南蠻傳，「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。」章懷注：「盛弘之荊州記曰：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。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，出清江縣西都亭山。」此雖神話，然可徵夷水卽清江水古通舟楫。至於陸道當亦略循清水河谷而行。

（四） 播州牂牁道及牂牁通桂、邕、安南道

播州爲黔中區最西南之正州。其東南七十里至牂牁境之巴江鎮，蓋在涪陵水上，與前考黔州循涪陵水西南通牂牁、南寧、昆明之大道相聯絡，鎮南卽牂牁之琰州。

元和志，播州「東北〔南〕至牂牁北界巴江鎮七十里。東南至牂牁州二百二十里。」寰宇記，播州「東南至牂牁北界巴江鎮七十里。」「東南至牂牁琰州三百二十里。」當以記爲正，志文有脫譌。按元和志黔州目，「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牁，北歷播、費、思、黔等州北注岷江。」則涪陵江亦有巴江之名。檢一統志遵義府卷山川目，烏江在府城南八十里。烏江卽巴江、涪陵水，則此巴江鎮當與今烏江爲近，蓋卽在江上爲鎮扞之所。

由牂牁部族核心之牂州南循北盤江，經西趙明州，度入右江至邕州（今邕寧），又循左江而上西南至交州（今河內）。又一道由牂牁牂州東南四十五日行（日數？）至宜州（今宜山），蓋亦取道左盤江，但下行紅水河，度入龍江（柳江上游）至宜州，又東至柳州（今市），桂州（桂林）也。此兩道當久通，唐初侯弘仁復開之。

通鑑一九五貞觀十三年紀云：

「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開道經西趙出邕州，以通交、桂，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。」

胡注：「牂牁之別帥曰羅殿。今廣西買馬路，自桂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餘程，自橫山至杞國二十二程，又至羅殿十程。此即侯弘仁所通者。」按胡注之道未必爲侯弘仁所通者。前引舊一九七南蠻傳牂牁蠻條，其地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。」五代會要三〇牂牁蠻條全同。此殆指侯弘仁道也。牂牁蠻在北盤江上游，度其形勢，此道必東南行，循北盤江接右江至邕州，再折循左江西南至交州也。惟其道不只一千五百里。舊南蠻傳，西趙蠻，貞觀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，據通鑑此條，地在牂牁之南。關於邕州南至交州之道，雖不能詳。然明代萬曆間，鄧鍾撰安南圖志，述廣西入交州道甚詳，謂宋行之。其道有三，一自憑祥州入，出鎮南關，至諒山；一道自思明府入，過思陵州；一道自龍州入，過七源州；諸道總會於安越縣。此大抵與今道相同。所謂宋行之實本之唐前古道可知。

又武經總要前集一九，羈縻牂州條引五代志，牂州在「宜州之西四十五日程。」按宜州在今廣西宜山，度其形勢，當循北盤江、紅水河、龍江而行，經今天峩、河池至宜山，又東至柳州、桂州。通鑑稱侯弘仁通道亦至桂州，殆此道。考華陽國志四南中志，光武帝時，夜郎遣使由牂牁江繞經番禺（今廣州）入貢，非唐宜州道即唐邕州道也。

又唐初於南謝部族置莊州，地在牂牁牂州西南蓋一百五十里；又百里有桂嶺關，一作柱蒲關，傳爲漢牂牁郡之柱蒲關故地。若爲故關，則此州與關當在牂州南循北盤江度入右江之道上，難確考矣。

武經總要前集一九黔州羈縻州條云：

「健州東北至牂牁州百里，西南至莊州五十里，又百里至桂蒲關。」

按寰宇記一二二，牂州治建安縣，「古牂牁郡城，……今有古城在郡西。」有「柱蒲關」，漢書云，牂牁郡有柱蒲關。」即漢地志所記者。水經溫水注所引同。武經總要之桂蒲關必柱蒲關之形譌。檢初學記八引漢事，已譌柱爲桂，

不始於北宋。然新唐書地志羈縻州條，黔府所轄有莊州「本南壽州，貞觀三年以南謝蠻首領謝彊地置，四年更名。……故隋牂牁郡地，南百里有桂嶺關。」是與柱蒲明爲一關而名異。若爲漢代故關，當以柱蒲爲正。今姑不論。途程置關必爲要道；就方向言，似當在牂牁向西微南之通南寧、昆明道上。然若爲漢關故地，則似當在牂牁向南微東循北盤江而下之道上。何者？漢志記牂牁郡有二關，皆當在邊徼。其一在西隨，約今雲南東南角文山、河江縣境是也。¹¹ 唐牂牁向西至南寧地區乃漢牂牁中心區域，無置關之必要，故疑此關當爲牂牁南入今廣西境之邊關也。

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初稿，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增訂。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復訂。

11. 見漢書地理志。參看漢晉滇越通道考，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第一期（1976年）。

唐代蜀江以南川黔滇越交通圖

